

浅析道教美学思想对四川民居建筑的影响

李星丽

【摘要】民居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审美思想、民风民俗的固态反映，四川作为道教发源地，道教独特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情趣以宗教文化形态影响着四川民居建筑的营建思想和审美理念，使得四川民居建筑在与自然相互融合中呈现出自然、灵动、朴实、飘逸的独特个性和表达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风格。

【关键词】道教美学；四川民居；建筑风格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6)09-0170-4

四川作为道教的发源地，一直以来受到道教文化和道教美学思想的浸染，道教追求“贵生乐活”的生命现实美，讲“道法自然”的美学趣味，求“虚静”的审美心态，尊“神仙”的美学境界，尚“朴素”的美学爱好，崇“逍遥”的美学风度，“道在山林”的隐逸兴趣，这些富于民族特色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追求以宗教文化形态影响着四川民众的美学意识和审美趣味，民居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审美思想、民风民俗的固态反映，道教独特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意识深深地影响着在四川民居建筑的各个方面，使得四川民居建筑在与自然相互融合中形成了道法自然、朴实素雅、浪漫飘逸的独特个性和艺术风格，并从内容和形式上扩展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范围。李先逵先生在评论四川建筑风格特征时说到：“不论平原、丘陵、山地等自然条件如何变化，一切因地、因时、因材、因人制宜，选择环境、适应环境、与周围自然环境共生共荣，协调溶合，是四川古建筑优秀传统之一。它体现了人与环境互为依存，‘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环境观，体现了‘道法自然’的道家精神。这一点本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对于四川建筑则表现更为突出。这大概和道教萌发于四川，长期受道家浸润较深有关。”

一、“道法自然”的美学原则

“道法自然”是贯穿道教思想的美学原则。“‘道’遵照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的’规律，或者说这‘自然的’规律就是‘道’。道教认为，符合‘自然的’发展变化原则的就是美的，‘大自然’体现了‘道’的原则和精神，所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山水草木，既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又体现了“道”的原则和精神，也是美的。这是一种顺应规律，遵从自然，追求“与天地万物及其自律的一致与联系，即向最高的自然‘美’——‘天地之美’学习”的美学趣味。四川浓厚的山水环境和地域特点，造就了四川民居建筑富于创造，不拘法式，谐和自然，布局灵活的独特风格。不论场镇聚落群体或是宅院组合单体，都注重建筑选址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选择环境并适应环境，因地制宜，力求与周遭的自然环境协调融合，达到共生共荣共乐。四川民居这种建筑营建背后的基本理念和

指导思想正是受到道教“道法自然”，以自然之美为最高境界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四川民居建筑，常以自然环境为依托，因地制宜，不随意破坏和改变自然，使建筑适宜于自然，融建筑于自然之中，创造出了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由于四川盆地由于境内山地居多，河流纵横，造就了其强烈的地域特点和浓厚的山水环境，又由于山川险阻，环境相对封闭，因此受到北方正统建筑法式的影响甚少。以民居为代表的建筑院落一般不讲究正南正北或中轴线的严谨布局，不论场镇聚落群体或是宅院组合单体，都是选择环境并适应环境，巧妙地借用地形，适应地势，采取分层筑台的方式将建筑布置于各级台地上，还采用依山架屋、悬空吊脚、平地挑台等多种方式来扩大建筑空间，使得建筑灵活地融入自然，恍如大自然的一个天然有机部分。这种追求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审美意识正是道教崇尚“道法自然”美学思想的体现。如四川阆中古城便是背依大山，三面环水，其街道顺应地势，沿河而建，使得整个城镇“三面江光抱城郭，四面山势锁烟霞”，风景如画，有“阆苑仙境”之美誉。而当地的民居建筑更是依据自然生成的山水环境灵活多变，营建随宜，建筑与地形巧妙地结合，力求与自然环境融洽契合，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荣共乐的生存之道，达到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艺术审美境界。

二、“浪漫飘逸”的美学情趣

四川地理环境属四周高、中间低的封闭围合盆地，境内山岳高耸、群山环绕、山高涧深、河流密布，沟谷纵横，这种独特的地理地貌形态，使得四川名川大山精蕴纷呈，山水巧联妙合、相映成趣，到处都有各色各样的优美山川景色，并孕育出以山水文化为精髓的古蜀文化源远流长。由于盆地雨季较多，整体气候相对温暖，为适应炎热、温润、潮湿的气候特点当地建筑多用简薄的木穿斗架墙体，屋顶轻盈，出檐深远，黑青瓦屋顶，山面上出眉檐或披檐，采用“内开敞、小天井”的空间形式，以及重台重院的组群方式，使得建筑整体形象更为轻盈灵巧。一般四川民居在屋顶上大多采用“大挑檐”，包括悬山顶出挑常在1米以上，有的甚至在1.5米以上，出檐十分宽大，并呈现出由北至南随雨水增多使屋檐加长的变化。“外挑跑马廊”，大挑檐成为四川民居建筑的特点之一。虽说这种大挑檐屋顶主要是为了满足遮风避雨、保护木结构和兼做避雨的回廊的实用功能，但从审美的角度看，这些出檐深远，屋面稍上扬的大屋顶使得四川民居建筑具有了舒展轻快的外观形象，其侧面轮廓曲线非常优美柔和舒展，屋檐的翼角举折较大，形成一种夸张生动的反翘，那先直后曲，先放后收的飞檐翘角是屋顶直线下垂与曲线上扬的互补呼应，使得建筑呈现出轻盈、飘逸、灵动之美，如翼飞展，颇具浪漫飘逸的审美趣味。这是一种形式和思想内容的统一结合，其思想内容同样是受到道教美学思想的影响。

道教是以尊“神仙”为美学境界，以得道成仙为最终目的，崇尚“仙风道骨”的飘逸之美，在道教仙话中的神仙都是洒脱、潇洒、飘逸的，而道教的神仙本身就充满着浪漫情趣的美，具有宗教神秘色彩和宗教浪漫主义色彩。道教源于四川，而“蜀国多仙山”，飘逸气多与仙山有关，深受道教美学思想浸染的四川民居建筑风貌自然会受到道教崇尚飘逸之气的影 响，在营造上也多依山傍水而建，背倚群山，前览江河，具纳山川于胸怀之气势，建筑“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处处讲求与山水同画，借山之势，借水之灵动，借树木之氤氲气，在跌宕起伏、变化重复中产生出层层深入的美感，创造出许多与山水融为一体的形象生动、飘逸幽深的民居建筑群。如大邑的达县碑

庙乡李家大院，三合院的建筑分别置于三层台地上，长长的厢房逐层下跌，从侧面看，一长串民居呈逐级爬山之状，很是壮观。双坡式的屋面上采用用料轻薄的小青瓦，挑枋出檐深远，使得屋顶形象在屋面交织穿插组合，呈现出轻盈飘逸、复杂生动之美，从远处眺望，小青瓦、大挑檐的人字坡屋顶重重叠叠，高低起伏，排列有序，像一群黑色的飞燕展翅飞翔，于自然山水中形成了轻盈灵动、浪漫飘逸的建筑艺术风格。

三、“阴阳对举”的美学观

阴阳是《周易》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命题。《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而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曰：“万物抱阴负阳，冲气以为和。”这些都是强调阴阳交合，万物生成，人类社会、宇宙自然的根本规律就在阴阳的相对、相交、相和的关系之中。从《周易》的阴阳产生了中国古代美学的阴柔和阳刚之美，以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的和谐美为最高审美理想。道家、道教继承了这种阴阳、刚柔的理论，但更为推崇以“上善若水”所代表的阴柔之美，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趣味。《道德经》云：“知其雄，守其雌。”“柔弱胜刚强。”“见小曰明，守柔曰强。”这些都是道教对阴阳对举的朴素辩证思想的吸收，又对阴柔美更为偏重的一种美学思想。

在四川民居建筑中，“天井”的建筑空间就形象地体现出道教的这一独特美学观。由于盆地的山地环境，四川民居建筑的院落内都建有天井，不但可以通风采光，还能在下雨天做到走遍全宅、全街雨不湿身，生活起居十分方便。天井一般都会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灵活营建，将一个个的院落借由不同形态的串联天井进行重叠栉比、参差错落的组合排列，使得四川民居建筑整体形成空间通透，紧凑得体的建筑风格，这是一种对阴柔、虚实美学观的最好体现。这种开敞通透的“天井”空间既内向聚合，又外延开敞；不仅满足建筑采光纳阳、通风散热的需要，还具承接自然万物、“通天接地”之功能，将室内和室外空间有机地结合起来，内外融通，小中见大。如自贡富顺县陈宏泽宅，全宅连成一片的屋面约有6000平方米，露出有大小48个天井，在四川境内也是十分罕见的。建筑布局为中轴对称三路纵深扩展，大中小院落由众多错综复杂的天井进行层层相套，环环相扣，左路以一系列条形天井与中路相连，右路以二至三重交错的条形天井及甬道天井与中路相连，形成了以众多天井拥簇，大院套小院，小院套天井，天井套天井的空间组合形态。此种采用多天井大小庭院相结合的建筑形式，使得建筑的空间开合连续、虚实相生，建筑的凸为阳，天井的凹为阴，以建筑的实为用，天井的虚为体，外实内虚的天井空间上产生一种空中生境的艺术效果，前者作为实存是有限，后者作为虚隐是无限，这样虚实相生，刚柔相济，有限到无限，带给人无限的意蕴趣味，产生至高的审美境界，将阴阳对举的美学观通过小小的天井空间表现了出来。

四、“素朴淡真”的美学爱好

道教认为“朴”是一种本性的、不加修饰的“自然”风格的美。只有朴素淡真方可达到自然之工，达到至高的艺术美境界。老子云：“见素抱朴”，“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是自然、本色的，美蕴含其中。庄子更是强调：“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①，只有质朴恬淡、含蓄、自然的美，方为大美、至美。四川民居在建筑材料上大多就地取材，以材料本身的质感为主要表现，突出自然美

，建筑在色彩或是装饰上都非常本色自然、朴实素雅。建筑装饰十分克制，不崇尚错彩镂金的富丽堂皇之美，雕、塑装饰虽工艺精湛但不事铺张，彩绘装饰亦古拙简朴、自然平淡。建筑用色均清淡雅致，仅在个别重点部位施金涂彩，人字坡屋顶采用古朴典雅的黑色小青瓦，墙体是白色的充填竹编夹泥墙，与深色纤细的木穿斗构架配合得天衣无缝，因此，“青瓦出檐长，穿斗白粉墙”也成为四川民居建筑的典型写照。这种追求返朴归真，素雅淡真的审美意识同道教尚“朴素”的美学思想是息息相关的。如合江县福宝镇的民居建筑，从远处看，整个小镇的房屋依山临水，黛黑色的小青瓦坡顶，红棕色的木构框架，加上纯白色的山墙，在青山绿水、云雾氤氲中，显得格外宁静恬淡，恰似一幅浓墨淡彩的民居山水图。四川民居建筑在实用的基础上进行的适度含蓄的美化，以简洁、质朴、适度的装饰，追求妙合自然，不见斧凿痕迹，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不仅是“素朴淡真”的道教美学思想在四川民居建筑艺术中的体现，这也是贯穿道教思想的美学原则——“道法自然”的反映。

综上所述，四川民居建筑的营造精神和审美理念一直深受道教神仙文化思想的浸染，道教独特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情趣影响了四川民居的建筑风貌，使得四川民居建筑形成了融于自然、质朴雅致、飘逸灵动、浪漫自由的艺术风格特征，独具特色，自成体系。正如李先逵先生在《四川民居》一书中所说：“四川民居风韵独到自成体系，谐和环境融于自然，根植民间质朴率真，古风遗意独创鼎新，兼收并蓄多元融合。”